

民國十三年

遼瀋書社

五月一日 星期四

夏曆丙子三月廿八日

孟子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

為君子之樂之一誠有味乎其言也中庸云相在爾室而不

愧於屋漏日月亦是此意君子惟內不慙於衣影上不慙於屋

漏始能名之落一獨往獨來盡樂莫樂於此矣余居貧守

約交朋固其苦或曰錢物濟人豈我應受者費不致或

靜晤室日記

余雜內上

諸心以為安乎則受之以為無媿也怍乎則受之而不慙於余

影不愧於屋漏乎則受之大事改出於非義則何能心安



遼陽金毓黻著

《金毓黻文集》編輯整理組校點

靜晤室日記

第五冊

卷七六一卷九三

遼瀋書社

《金毓黻文集》

編輯整理委員會

顧問：金景芳 鄒有恒

葉幼泉

主編：佟冬

副主編：劉英傑 孫玉良

趙鳴岐 宋 焮

編委：叢佩遠 崔國璽

范壽琨 佟 錚

陶統秀 孟東暉

張 復 張有義

金毓黻學術研究

基金管理委員會

主任：金長振 李玉蘭

副主任：徐毅鵬

委員：（按姓氏筆劃爲序）

呂 彬 李玉蘭

李治亭 宋 焮

金家玲 周光培

袁閻琨 孫玉良

徐毅鵬 鄒明珠

趙鳴岐 劉英傑

靜晤室日記卷第七十六

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歲次甲戌

一月

一日 星期一

患感寒已半月，今日始覺清爽。

歲序已易，不殊故常。閉戶蟄居，與人罕面，天趣湊泊，時於靜中領略之。

二日 星期二

張仙舫先生在日，余曾執贊門下。辛未之秋歿於營口運署，歸槥瀋陽，未及葬而變作，草草浮厝於珠林寺，今已二年矣。其冢君紹房，擬爲覓新塋，並於春融後營葬，屬余爲撰墓志，昨日起草，今日粗就。此爲宿逋，必了之而後快。

昨夜半醒後，頭涔涔作痛，胸部畏涼，遇微風則似入骨。今夜亦然，蓋餘寒未退也。

三日 星期三

午間，就診於盛京施醫院，即宿於是，擬作十日之將息。初入醫院，患其逼仄，久而漸覺其佳；屋宇清潔一也；空氣鮮潤二也；飲食適口三也；起居有定四也；診察詳密五也。此五者皆在家時之所不足，移居於此，自大有益於病體矣。病非三五日所能愈者，以入醫院調理爲佳，蓋不入院則事事與病有礙，入院則事事與病有益，有病而不入院與諱疾忌醫等，夫惟智者始識此旨。

四日 星期四

昨夜，睡甚酣，頭痛亦愈，胃口大開，此由服贊廷藥已奏大效，又加以休養，故速於復原也。今日視昨尤勝。近月，余之左肩糾連肺部，喉中不爽，氣亦不舒，感寒以後，更喉癢作嗽，疑有宿疾，故就醫院診之。今日用愛卡司光照見肺部謂無大病，又驗痰及矢溺，亦無病，然余既有現狀，必有致此，非細研之則不知也。

五日 星期五

外感全退，祇宿疾未愈。

閱高墨泉《妙語解頤》，爲撰題詞一首。撰梁鈞甫墓志銘。

《妙語解頤》題辭

人有疾病，則呻吟痛楚，若有人談趣事作諧語於其側，則心曠神怡，頓忘其痛，且時爲之軒渠焉，甚矣諧語之有益於疾病也。余友高君墨泉精於醫理，尤善治眼，近撰《妙語解頤》一書，兒輩讀之而

善，屢爲余言之。頃余感病入盛京醫院，日與墨泉晤，乃讀此書以自遣，時於其中得佳趣焉，如服良藥，病亦漸瘳。由是乃知高君之用心甚深，以藥療病，不若以諧語療病。近世有所謂無藥療病法者，而是書可以當之矣。世不乏患病之人，有病亦莫不求醫，然余謂病者讀是書，當與求醫並重，其效或勝於良藥，誠呻吟痛楚中之良侶也。謂余不信，試一讀之。

六日

甲戌一月同學弟金毓黻題於盛京醫院

梁君鈞輔墓志銘

余於十五年前，聞人談新民梁君鈞輔，性忼爽，輕財好士，心焉異之。時君方奉鹽署命緝私於瀋，未之識也。歲癸亥，余在吉林，君來榷稅，始與謀面。其後十年，則時相往還，君視余頗厚，而余亦藉諗其生平。君少席豐厚，意志恢擴，讀書略通大義，不屑屑於章句帖括。清季興學，君習政法，遂選縣丞。民國後究心鹺政，爲時所知，由鹽釐委員改任掣驗緝私局長，歷綏中、鐵嶺、廣寧、瀋陽、營口、安東等縣，終以績最，擢北京鹽務署僉事。久之，乃榷稅於吉林，改任全省硝磺局長。蓋理鹽政者十有餘年，榷稅又幾十年，至是，遂困於病而不能復出矣。君之與人交也，周旋中矩，常恐信己而紂人，揮千百金，曾無吝色。東省之京宦、軍帥、詞客、逸流，皆知君之好士，凡道於其居者，君每掃榻而爲之主。甲子奉直之役，君奉吉林督軍命，入關議和，折衝樽俎，侃侃無屈撓，卒完使命以歸。丙寅，北京開財政會議，君復銜命與會，僕僕於京奉間者屢矣。當此之時，奉、吉、江三省大吏，皆雅重君，世謂行擢鹽司，任方面，膺重寄，卒乃遲遲不得，老於稅吏，與所期者相左。蓋君外通而內介，論事好

盡，嘗以微故忤人意，故屢起而屢墮，而君亦不自知也。君以積年奔走，大耗其貲，諸長吏廉知其情，故命榷稅以劑之，而君則狷潔自好，嚴於公私之辨，未嘗妄取以自澤，囊橐之蕭然如故。嗚呼！此可以窺君之所守矣。君諱廷樞，字鈞輔，先世自山東某縣渡海，居於瀋陽西境某村。清季設治，君始爲新民人。生於光緒三年丁丑六月初六日，卒於癸酉年三月某日，春秋五十有七。配臧氏，簪室某氏，無子，以兄廷楨子士福爲之後，女子子三，皆適人。歿之十日，自長春歸櫬新民，葬於先人之兆，用遺言也。君於晚年，嘗捐三千金於本村，置產立社以濟衰殘無告，及失學之士。人感其惠，勒石紀之。丁卯之夏，余與君同在長春，值君五十生日，友人公觴於李氏之居，余以詩爲壽，君曰：「年壽有時而盡，惟文章可垂無窮，子盍書長卷以貽我。」余已諾之。遲七年，而君病作，余既往視，並寫詩致之，再逾月而君歿，茲當銘墓，不禁泫然。銘曰：天可問耶，寔於運耶。抑顯晦修短，各有其定分耶。胡人之是與，而君之必斬耶。君之永逝，其比於遯世无悶耶。曾是櫟括其平生，以待後人之尚論耶。以此銘君，庶無恨耶。

六日 星期六

入院以來，食量日增，體重亦加一磅。

撰張母墓志銘。

七日 星期日

多運動，節飲食，簡思慮，爲攝生之要訣。

閩《輟耕錄》。

張母趙太夫人墓志銘

瀋陽張都轉志良之母，曰趙太夫人，年八十有九，無疾而終。及葬，浼毓黻勒銘於墓道，將以永慈暉綿孝思也。都轉之言曰：「志良生也晚，不盡悉吾母之言行。第聞母年二十三，來歸吾家，佐先公內操井臼，外撐門戶，幾五十年。蓋先公旅食於外，間歲始一歸視，不暇事家人生產，故悉委吾母任之。初居廣寧，繼移興京，後乃歸瀋北大古城之故鄉。家計由窘轉亨，亦基於是時焉。母性慈祥，喜以財賙人，戚黨有急來告，無弗應者。廣寧有關姓，家赤貧，老幼凍餒，號啼於路，母見而憫之，助以多金，遂資存活。又依姓有子夙慧，就傳未久而輟業，母聞而訊之，對曰：「力不逮也。」母曰：「我供以束修，俾其續學，此子聰敏，必能昌汝門。」卒如所言。詹氏夫婦，老而無子，病爲給醫藥，歿爲營殮葬。大古城村創設學校，苦貲不足，母每年助金若干，裁成子弟甚衆。母之行事類如此，志良所不及知多矣。光緒庚子之歲，所在盜賊蜂起，吾母佐先公創辦團練，戶出一丁，執挺以自衛，布畫井井，以故鄰村多被劫掠，而吾村獨完，人謂母力居多，信不虛也。民國三年，先公即世，已而志良從公於外，食祿稍豐，奉母居於瀋垣。十二年夏，瀋南諸縣河溢爲患，嗷嗷待哺者數萬戶，母立捐數千金振之。瀋陽監獄改建幼年監，公帑不足，亦捐金襄其成，事聞於奉天省長，爲頒「爲善不倦」四字額以旌之。蓋吾母之樂善好施老而彌篤又如此者。平居每以惜福澤愛物力教諸子、女、孫、曾，年近九十，而神明不衰，事無鉅細，子婦必稟而後行。『都轉之所告於毓黻者大略如是。』

謹案：太夫人系出瀋陽趙氏，爲樂亭府君諱璽山之室。生於某年月日，卒於某年月日。生子四：長曰某，次曰某，又次曰某。志良爲太夫人之季子，歷任奉天總商會會長，參政院參政、瀋海鐵路公司總理、東三省鹽運使，人稱以都轉者是也。女二：長適李，次適金。孫某某，曾孫某。穆卜某年月日，祔於樂亭府君之兆，禮也。毓黻聞之古人曰「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」，又曰「作善降之百祥」。若太夫人視人之顛連無告，一如己身之呻吟楚痛，必拯之而後快，好善之誠，出於天性，豈惟立婦德之極，可作範於閭閻，即健男子亦愧弗若。宜其身享大年，子孫蕃衍，張氏之門，蔚爲鉅族，不僅都轉兄弟善承先志，迪光啓後，爲能綿太夫人之澤於無窮也。然則古人所謂作善降祥，豈爽也哉。乃爲之銘曰：中壘傳，宜稱首。型如陶，範如柳。子成名，資賢母。行百善，昌厥後。其光流，其積厚。營佳城，眠吉阜。銘懿德，垂不朽。

八日 星期一

《輟耕錄》云都赤下云：「云都赤，乃侍御之至親近。三日一次，輪流入直，負骨朵於肩。究骨朵字義，嘗記《宋景文筆記》，云關中人以腹大爲胍胍，原注：上音孤，下音都，俗音謂杖頭大者，亦曰胍胍，後譌爲骨朵。朵平聲。」愚按：今俗稱花之含苞未放者，曰胍胍，音如孤都，亦有頭大之意，即陶氏所謂骨朵也。又云：「真定新軍萬戶張興祖，平生射虎數十，又拔生虎之髭，人目之曰『殺虎張』，後以國言賜名拔突。拔突，即拔都。漢人賜名拔都者，惟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太師、張獻武王弘範及張萬戶興祖耳。」愚按：拔都，蒙古語勇武之義，清稱巴圖魯，以爲封號者是也。

又云：「今蒙古、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，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，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，得旨則用玉圖書押，非特賜不敢用。按：周廣順二年，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，詔令刻名印。據此，則押字用印之始也。」愚案：今人簽名，或用筆，或用印，用筆者，或曰花押，一稱畫押，蓋古制也；用印以代花押，立說甚確。陶氏謂以代不能執筆者，尤爲探源之論。

九日 星期二

閱《輟耕錄》，此書可與劉京叔《歸潛志》、元遺山《中州集》並重，皆詳於金、元逸事者。前撰仙舫先生墓志銘，尚未竣工，今日錄出，作爲定本。

午間，出院外散步。近日嚴寒，冰雪滿目。

東三省鹽運使張公墓志銘

公諱之漢，字仙舫，姓張氏。先世籍直隸之撫寧。公之曾祖，挈家出關，居廣寧，再傳至公考，貿遷於瀋陽城南之十里河，遂莫居焉，故公爲奉天瀋陽人。曾祖諱錦文，祖諱福，考諱德名，皆不仕。公以明經舉孝廉方正，歷任奉天自治局顧問、諮議局議員、東三省官銀號總稽察、奉天官地清丈局局長、東三省銀行督辦、奉天省長公署參議、實業廳廳長、東三省鹽運使。起家諸生，洊位監司，砥節厲行，鞠躬盡瘁，未及致政，遽薨於位。公之爲諸生也，嘗條陳時事，危言覈論，侃侃而談，名動大府。諮以警政，委辦自治，於是遂與遼陽袁潔珊、金鎧、金州王岷源、永江、海城王廉溪、玉泉翹然特出，繫一方之重望焉。辛亥之變，地方多故，謠言朋興，公以諮議局議員，權總大清銀行行務，旋兼官銀號總稽

察，與孫太史百斛力維錢法，穩定一如平時。其後清丈官地，督辦銀行，綜理實業，整頓鹺綱，歷時廿年，無不辦治，人皆稱公究心六府三事，通於錢穀工虞之政，小試於辛亥，大驗於民國，不知其研求有素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公清丈王公莊地，規畫甚至，而丁佃往往抵拒，時賢亦有違言，公憮然曰：「清丈官地，爲人民定產權，乃丁佃百世之利，非專爲國家計也。且丁佃受王莊之鈐束幾三百年矣，異時欲易王產爲民田，雖傾萬貫，叩九閭，不可一得，今以時勢之殊，而決行之，行見今日抗命之人，即他日感恩之人矣。」越數年，地值踴貴，得地者利皆數倍，人乃服其先見。晚年督運營口，官邸近海，顏所居之樓曰鏡帆，日讀書習畫其中，蕭然儒素，如處林下。公於畫有宿悟，方在孩提，嘗伸指就霜窗作畫，又拂地畫山川百卉，迨長習之益專。毓麟嘗見公畫竹，披拂疏落，淡遠有致，又喜潑墨作老梅，題曰鐵心花以寄意，又自署曰遼海畫禪。亦復善書工詩，畫善運左腕，而書則左右俱宜。詩則清思鬱結，務切真情，不規之於摹擬。論者品公畫第一，詩第二，書第三，而俱可名世。嘗輸金建樓於瀋，創遼海金石書畫社，招邀同志，昕夕研習其中，此爲公微尚所存，而規模宏遠矣。考吾遼東，於金，則有王子端庭筠，生於熊岳；於清，則有高且園其佩，籍於鐵嶺。之二公者，皆以文藝擅名當代。趙閑閑詩云「鄭虔三絕畫書詩」，謂子端也；且園之指頭畫，尤爲晚近所貴；今復得公，則合子端、且園而爲三矣。豈非山川效靈，曠世而始一遇者哉！然則世人斤斤以政事稱公，不足以盡其大，又可知已。公生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時，薨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午時，享年六十有六。配范氏。子四：述良不仕，述騫、述衡、述堪，皆前卒；女一，適遼陽陳氏，亦卒。孫五：棠升、豫升，述良

出；穎升，述寫出；安生，述衡出；銓升，亦述良出，以嗣述堪後。曾孫二：劍琦、劍璋。所著有《石琴廬詩集》十二卷，《石琴廬叢刊》二卷，《自訂年譜》一卷。穆卜某月日，葬於瀋陽城東趙家溝之新兆，禮也。將葬，冢君述良奉袁公潔珊所爲傳，來請銘，且曰：「子曾請業於先公，受知深，宜勿辭」。毓猷按傳叙公之行誼已詳，謹舉其犖犖大者，以諗方來。並系以銘曰：惟太歲之在辛兮，公忽乘化而騎箕。羣方恫天奪之速兮，公方患其行之遲遲。迨棟折而榱崩兮，始悟公已詢其先機。持此一節以尚論兮，應宅公於神仙之居。況其學術與事功兮，更足以壽世而濟時。山形岌嶭兮，河水淪漪。佳城鬱鬱兮，藏形於斯。願安固以利後昆兮，百世之下其視此辭。

十日 星期三

午間，退出醫院，飯於高墨泉宅。晚三時歸家。

閱南村《輟耕錄》。

十一日 星期四

《輟耕錄》謂金代完顏氏漢姓曰王。而《大金國志》楊朴勸阿骨打稱帝更名曰旻，姓王氏，此《輟耕錄》之所本也。〔眉注〕《北盟會編》三云：「以王爲姓，以旻爲名」。

《續通鑑》九十一：宋徽宗政和四年八月癸亥，定武臣橫班以五十員爲額。案：「橫」字，義如「橫賜」、「橫宣」之「橫」，特班也。

十二日 星期五

外出散步，以練體魄。晚至黃文翹寓小坐。

十三日 星期六

紹伯來自吉垣，午後過談。服贊亭配丸藥，有特效，仍不耐勞煩，何耶？

閱《輟耕錄》。

十四日 星期日

定計作大連之游。晨八時五十分，發自瀋垣，午後二時半，抵熊岳，浴於溫泉宿焉。余度熊岳在瀋南四百餘里，氣候必暄，乃下車後，朔風打面，不殊在瀋，人謂今冬極寒，此其驗也。熊岳溫泉爲一私人所營，設置簡於官設，室內不暖。余疾未全愈，初入浴室頗畏寒，掣掙入池，浸熱湯中，久之汗作，身乃覺快，亦不畏寒矣。

夜，擊球數局，皆我勝人負，明知素不精，此勝亦不武而心頗暢適，此誠遣悶之一法也。

《竹葉亭雜記》八卷，桐城姚元之伯昂撰於嘉、道之世，而其從孫穀刻於光緒癸巳者也。所記皆伯昂見聞之朝章、國故、風俗、逸聞，皆具本源，殆《嘯亭雜錄》、《庸庵筆記》之流，亞非曲園《茶香室叢鈔》多載委巷瑣談者所可比擬也。姚氏紀滿洲祀神之儀頗詳，多有他書所未能言者，其略云：滿洲之家有西、北二龕，西龕上設一杌，杌下有木三；北龕上設一椅，椅下有木五，形若木主之座。春秋擇日致祭，其木則香盤也。所奉之神，首爲觀世音菩薩，次爲伏魔大帝，次爲土地，是以用香盤三也。相

傳太祖在關外時，請神像於明，明與以土地神，又與以觀音、伏魔畫像。國初，稱伏魔爲關瑪法，瑪法者，國語謂祖之稱也。中壁即北齋所設，一爲國朝朱果發祥之仙女，一爲明萬曆帝之太后，關東舊語稱爲萬曆媽媽。蓋其時，明兵正盛，我祖議和，朝臣執不肯行，獨太后堅意許可，爲感而祀之。餘則本之祖也。按此所叙，視《天咫偶聞》爲詳。彼祇比附古義，此則溯其原始，今詢此禮於滿洲人，多不能言其故，而此則原原本本矣。又記跳神之儀略同余之所見，惟謂爲薩嗎者，若顛若狂，似有神來，却行後仆作閉氣狀，又似今之爲人療疾之薩滿，非祭神時諷誦祝文之薩滿矣。

夜睡甚酣，未明而覺。

十五日 星期一

晨起無風而微暄，登車南行，午間抵大連，逕至星浦大和旅館，寓於五號室。孫秀三在此養病已數閱月，今日晤面，久談甚快。海濱無北風則氣暖如春，若遇北風則寒而不厲。余午後外出散步，空氣澄鮮，精神朗爽，略有微風撲面，不必披裘而暖如挾纊矣。

閱《唐摭言》。

十六日 星期二

朝起外出，覺氣甚暄。未幾風起，視昨日爲寒矣。俄一東升，一西東，其間寒氣漸出。作書致關路夫，起稿未畢。

《竹葉亭雜記》又云：道光初，敕改三史國語，軍機章京率意翻換，尤可笑者，金復蓋海句是總金

州、復州、蓋平、海城而言也，纂者改爲「金復哈噶」，蓋誤以「蓋海」爲人名也。又《睿宗傳》：「飲酒歡甚，顧謂左右曰」，纂者以「甚顧」二字，改爲「薩賴」，蓋「甚顧」二字略有模糊，遂誤以二字爲人名，若此之類甚多。愚按：《續通志》改「東丹」爲「都木達」，不知「東丹」乃東契丹之簡稱，其可笑亦此類也。

閱《唐撫言》，皆紀科舉事，此徐星伯登科記之所本也。

十七日 星期三

每日傍晚，必感不快，不知何故，殆病未全愈之故耶！夜與秀三談，甚快。秀三爲篤實君子，吾與相諗已十年，始終如一，且於人之有德於己者念念不忘，頃談蔡公事即其一也。夜睡甚酣。

致關路夫書

毓黻頓首路夫足下：

僕於冬初，數犯霜露，感寒而病，匝月不瘳，揆諸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義，無乃乖違，每一念茲，悔艾萬狀。頃間襟被躡躡，南適三山，望馬石之津，臨青泥之浦，此爲邨原所止，崔忻所經，曠對晴空，倍懷高躡，海波壯濶，帆影繽紛，鬱抱乍開，宿疴頓失，獨惜未與足下共此清遊爲恨恨耳。昔者莊生謂，久居空山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，此非果於忘世而猶有蓮心者也。僕則不然，檢料生平，薄有三樂：居嘗蕭齋寂處，四壁圖書，坐誦其中，聲鏗金石，若與古之聖哲晤對一堂，上下議論；當此之時，心君湛然，有如止水，獨寤之趣，難以語人，南面百城，未足以喻，此一樂也。若乃擔簦結伴，裹糧入山，訪古寺於林中，捫殘碑於道左，尤爲吾生所好，樂此不疲；往曾兩登千頂，十宿龍泉，尚思升仙人

之臺，訪雪菴之塔，阻於游侶，未果而歸。夏間北走渤海，上京、金源首府，投足虎豹之窟，竄身荒漠之鄉，未嘗不撥瓦礫，披荆榛，履巉巖，尋廢壘，終以爲日甚暫，所獲無多；惟於冬初，入醫巫閭山，尋道隱谷，得東丹王墓，發翁仲於叢壑之中，搗斷碑於危峰之上；履百里程而不疲，登千丈崖而罔怯，自謂生平快意，無逾茲時，此二樂也。丁卯之夏，始至連濱，辛未之秋，更臨戴水，乃知觀海之樂，尤勝遊山，每當驕陽麗天，綠楊夾路，清風拂面，嘉蔭籠身，一蟬乍鳴，羣聲都應，宛若填篴迭奏，南雅相宣，已而揮汗成雨，揚袂如雲，狎波波臣，輕同鳬鷖，浮沉容與，遍體清涼，此又非身試不知其益者也。洎乎冬初遊覺華島，以五十里之程，而往還於一日之間，於斯時也，遠適荒島，如覓仙山，一葦僅通，布帆無恙，至於擊楫中流，上矚星漢，鳴鑣秉燭，午夜方歸，人皆稱以壯遊，吾亦自鳴得意，此三樂也。總茲三樂，所獲已多，回首前蹤，良用自慰。夫今世之好，亦已多矣；或哀絲豪竹，促節繁音，以娛耳目於稠人廣坐之中；或粉白黛綠，爭妍取憐，以暢懷抱於綺窗華屋之內；或駢肩累足，周旋中矩，以博色笑於翠幙紅茵之上；或八珍羅設，百簋雜陳，以快口腹於方館賓筵之列。若斯數者，既非從吾所好，又何樂之足云。少寡宦情，長牽家累，一行作吏，本以代耕，偶然得之，非所樂也。且夫古者仕學不分，學優則仕，吾輩不由祿仕，更有何途？歲月不居，忽近五十，既乏季子揣摩之術，詎有朱公累致之功，以彼易茲，未見其可，此又足下所知，不假僕一二談也。生平好覽乙部，間亦留心藝文，有若思泊之抗心希古，松客之大弘雅道，業有專精，自非僕所敢望。至於意在辭先，興會颺舉，緣情體物，瀏亮爲工，自謂亦有寸長，不敢後於諸子。若夫孟陽之銘劍閣，靖節之記桃源，景真之羈遼西，明遠之登

雷岸，昌黎之叙盤谷，希文之在岳陽，霞客之探鷄足，莼客之飾柯山，日月羅胸，山川在握，瑯鏤景色，昭晰物情，每覽其文，未嘗不舌橋目眇，心往神會。豈非以所嗜在此，結習難忘，雖在造次，亦不能自己者哉！足下天性孝友，風誼絕高，求之同儕，殊鮮倫類。昔鄭莊致嘆於羅雀，朱穆造論以絕交，夫惟信義相敦，肝胆相照，乃可以共患難而質金石，我輩之相知，夫豈不以是乎！若乃西河戚戚而喪明，子路僕僕於負米，天道難測，自古亦然，循省來章，祇增嘆息。僕頃失於檢制，已召多尤，足下亦復不慎起居，致嬰小極，善保金相，將謂之何！所懷萬端，書以相諭，良晤在邇，無事多言，凍雲在天，寒風猶厲，清恙想愈，仍望節宣，嘉平肫日，寄於星浦。

十八日 星期四

致路夫箋尚未交郵，而書適來，謂已入北陵療養院養病，再作箋訊問，並以前箋寄之。

海上每朝起雲於東方，日爲雲籠，色甚赤，登泰山絕頂觀日出之景象，可由此得其彷彿。得一詩云：「指顧層雲生海上，窗前數點近三山。朝朝日出紅如血，不見刀兵起是間。」俗謂日赤主兵，今來海濱始知其不經也。

十九日 星期五

午前，詣大連醫院診疾，其院長守中君謂余內部無恙，其覺氣不暢者，或病在喉部。語頗草草，不得要領而歸。今日，倩馬君相廷作譯人，殊可感。

近三日內，精神大佳，已復原狀，飲食睡眠，均覺酣暢，此爲易地療養之效，不必服藥而其疾如失。